

黄河文艺出版社

56小时围剿



56小时围剿

——公安纪实文学精选

《河南公安》编辑部

尹景军 孙世海 编
王焕昌 李彦坤

黄河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阳光下有许多阴影，阴影里有许多罪恶在滋生：盗窃、贩毒走私、拦路抢劫……一件件，一桩桩，使
瞠目结舌，闻之心惊。

这本书，以丰富的材料、生动的笔触，真实记述了各类犯罪分子复杂的心理和活动，讴歌了广大公安干警为铲除犯罪所建立的累累战功，很有吸引读者的可读性。

56 小 时 围 剿

——公安纪实文学精选

《河南公安》编辑部

李彦坤 尹景军 编

孙世海 王焕昌

责任编辑 李恩清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省孟津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125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0册

ISBN 7-5400-0134-8/I·124

定价1.95元

目 录

刺破迷雾的金睛·····	王杰成 (1)
与罪犯打交道的“姑娘”·····	吕建成 都洪谦 (23)
伏牛金刚笑挽弓·····	陈保国 (31)
贼穴夺宝·····	尹景军 王焕昌 (43)
抓小偷的人·····	孟昭勇 李 松 (64)
“马神仙”传奇·····	崔亚斌 张伯星 (74)
苍穹，那颗闪烁的流星·····	王豫生 肖 扶 (119)
绿色旋风·····	童心田 (133)
红灯·黄灯·绿灯·····	郑亚龙 王晋汉 (142)
56小时围剿·····	孙世海 焦 述 (153)

刺破迷雾的金睛

王杰成

某地的公安报纸刊出一则消息：1985年以来，共发生中毒死亡194起，认定服毒自杀的有151起。经过后来公安机关的调查侦察，发现原来已被认定是服毒自杀而实际上是谋杀的案件占了70%。这则消息又说，投毒案之所以难以侦破或者误断，主要原因是这类案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隐秘。

我被这则消息所震撼！同时也强烈地激起了我的兴趣：这类案件到底有着哪些特点和奥秘呢？

去年年底，我从一份简报中，看到西平县公安局破获了一起投毒谋杀案件，虽是片爪只鳞，已感扑朔迷离。可是由于工作繁多，一直脱不开身前去采访。一直到了今年五月，我才如愿以偿，不过，那已是破案后的几个月了。

我叩开了刑警队指导员曹华源的房门，向他说明了来意。曹指导员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眯缝起眼睛，思绪仿佛随着袅袅上升的烟缕，回到了那令人难忘的“11·25”投毒谋杀案的侦破工作之中……

1 她痛苦地抽搐着，东西凌乱地撒了一地……

1986年11月25日，西平县城。

这天是每年一度的县城物资交流大会的最后一天。一大早，来自四乡八邻的人流簇拥着涌向物交会场，朝各自喜爱的物品摊柜挤去。扯着各种声调吆喝的叫卖声，嗡嗡地在攒动的人头上空回荡。身着各色服装的青年男女钻来挤去，仿佛这里是显示他们容貌风姿的舞台。

人和乡余刘村的妇女齐玉兰和邻村的姑娘刘莲粉，此时也在这里浏览。眼望着那琳琅满目的各类商品，望着这盛大热闹的场面，一向不爱激动的齐玉兰，这时也感到开心起来。她选购了一些生活日用品，又给孩子买了一袋高粱饴软糖，直到中午12点多钟，她俩才走进一家饭馆，吃罢饭，同骑一辆自行车往回赶。

太阳融融地挂在天空，冻结一夜的冰霜，这时开始溶化，那冉冉蒸腾的水蒸气，紧贴着地面浮动着，给远村近林罩上了一层迷朦的色彩。刘莲粉一面飞快地蹬着自行车，一面哼着轻快的曲子。这姑娘生性活泼，嘴巴巧，长相也端庄，原在附近大队办的业余剧社演过戏。齐玉兰很喜欢她，常和她在一起聊天扯家常。

“莲粉妹子，听人说，你快要结婚了，是真的吗？”坐在车后的齐玉兰问。

“哟，你也知道了，是真的！俺是不想收礼呀！悄悄办了得了。”

“嗨，到时我一定要去闹……”话没说完，齐玉兰突然用手按住了腹部，接着“咕咚”一声闷响，便栽倒在地上。

“玉兰嫂子，你这是咋啦？”刘莲粉回头一看，急忙跨下车子喊叫着扑了上去。只见齐玉兰的额头上发丝间不停地往外渗出豆大的汗珠儿，“我肚子疼……，哎哟，疼死我了……”齐玉兰痛苦地抽搐着身子，手提包里的东西凌乱地撒了一地。

日暮时分。西平县公安局值班员听到一阵“呼呼”的拍门声，他拉开门，见是一位神情悲戚的中年人，他的身后还站着一位年青的姑娘。“同志，今天俺侄女玉兰和莲粉姑娘，”中年人指了指身旁的那位姑娘，“赶会回来，走到半路里突然肚痛起来，拉到乡医院还不到十分钟就死了！俺感到玉兰死的蹊跷，莲粉对俺说，还是到公安局去说说，让他们查查死因。她年轻轻的，撇下两个可怜的孩子……”中年人说不下去了，他伤心地呜呜哭了起来，刘莲粉姑娘也在一旁拭眼泪。

值班员连忙叫来了刑警队指导员曹华源，老曹简单地听了情况，立即命令女侦察员余芳再详细询问一下刘莲粉，自己便带着法医姜伟民、技术员曾玉鲁和报案的中年人乘车朝死者家中驶去。

2 她十指、口唇发绀，显然是中毒身亡的

余刘村死一般沉寂，只有死者的家中传出阵阵悲哀的哭号。一位中年汉子木然地站立在一旁，两个年幼的孩子正在

嗷嗷哭叫着死去的妈妈。技术员曾玉鲁从不同角度拍过现场照片后，姜伟民法医便开始俯身查验尸表。

尸体已呈靛紫色。死者十指、口唇发绀，显然是中毒后身亡。不过从表情上看，她似乎显得很平静。经过简单的查询之后，没有发现任何药品和遗书。姜伟民拿起死者当天拎着上城购买物品的手提包，打开夹层，发现了一处被药液浸染的渍痕，里面散发着一股有机磷农药的气味儿。

征得死者家属的同意，姜法医剖开了死者胃部，从里面取出约六百毫升含有有机磷农药气味的胃溶物……

“你叫什么名字？”曹华源趁法医验尸的时间，对死者的家属进行询问。

“刘富长。”那位中年汉子回答。

“死者是你的老婆？”

“嗯。是的。”

“请你把情况谈谈吧。”

“没什么情况。她一大早就和邻村的刘莲粉一起上城里去了，下午3点多，她娘家来人捎信，说她出事了，我慌忙骑车子赶到乡卫生院，她已死了，就是这样。”

“死之前，你们吵过架吗？”

“没吵过架，不过……”刘富长沉吟了一会儿说，“她倒是和我爹常因些小事拌过嘴，可是，她能会因此寻短吗？”刘富长说着，竟孩子似的嘤嘤哭了起来。

曹华源离开刘家，又去走访了村里的干部和几位群众，他们证实：刘富长夫妻之间感情尚好，没什么大的矛盾冲突。对于刘富长的评议是：人缘好，作风也正派。

在县公安局里，女侦察员余芳正在询问刘莲粉。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什么地方？今年多大年龄？”余芳和颜悦色地问道。她是当年7月才从省警校毕业的，她那俊秀的面庞戴上公安大沿帽，显得英姿飒爽。她很热爱自己从事的工作，尽管这种热爱有时带有一种初出茅庐的书生气。

“俺叫刘莲粉，家住人和乡齐刘村，19岁啦。”刘莲粉双手捻着胸前的红纱巾，低垂着红肿的眼睛平静地回答。

“你把今天的情况谈谈，尽可能详细些，”余芳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对她说。

“今儿早晨，俺正在睡觉，忽听到窗外有人喊俺。我听出是玉兰嫂子的声音，就起床开了门，问她有啥事，她说，今儿是县城最后一天物交会，要我和她一起去赶会。

“7点多钟，俺骑自行车带着她就出发了。一路上，玉兰嫂子用棉袄蒙着头，也不多说话。只是快到县城时，她突然说，‘莲粉呀，人活着真没意思，还不如死了清静！’俺以为她是说笑话。她家买了锯木机，还有小电磨，日子过得恁带劲儿，谁能比上她家哩？！就刺了她一句，‘你死了，你那两个孩子咋办？’她叹了口气，一时没吭声。

“刚进城郊，玉兰嫂子又说，‘莲粉，嫂子给你商量个事。’我问她啥事，她说，‘你给俺俩孩子做双过冬棉鞋中吗？’我很惊讶：她今儿是咋啦，怎么光说泄气话呀？”

“她与她丈夫感情怎么样？”余芳听刘莲粉说到这里问了一句。

“从外表上看还可以，没见他俩吵嘴打过架。不过，玉兰嫂子心胸窄狭些，富长哥有时玩笑般地骂她两句，她就受

不了，一气就是两天不吃饭哩！”

“好，你再接刚才讲的往下说吧。”

“嗯。到了会上，俺俩转了转，各自买点东西。到了中午，便到一个饭摊吃饭。”

“哪个饭摊？”余芳急忙问道。

“想不起来了，会上饭摊多。吃完饭我们俩就骑车往家赶，走到岗庄南头，她突然喊叫肚子疼！我吓得要死，要拉她上医院看看，她却非要上她娘家不可！碰巧这时她娘家弟弟小柱路过这里，问她，‘是不是又喝药了？’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刘莲粉说到这里，已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曹华源他们从现场回来了。他仔细地听了一遍刘莲粉的讲述之后，便让余芳领刘莲粉到县中心旅社住下，准备明天再进一步了解情况。

3 瓦片下的“脑灵素”药瓶

“余芳姐，余芳姐！”

翌晨。东方的启明星还在眨巴着神秘的眼睛，天地间仍是黑漆漆的分不清轮廓。正在沉睡的余芳隐约听到窗外有人喊她的名字，便匆匆穿好衣服把门打开，见是刘莲粉焦急地站在门外。余芳有点惊奇：这么早她来干啥？

“莲粉，有什么事吗？”余芳问道。

刘莲粉揉了揉肿湿的双眼：“余芳姐，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昨天早上，玉兰嫂子把俺喊醒后，又回去了，说是回家拿件东西。我等了好一会儿，她还没过来，就去她家找她。

一进屋，看见她正在往手提包里装一个小瓶子。俺拿过来一看，原来是个“脑灵素”药水瓶。就问她拿这干啥哩，她说这几天头疼，拿着路上喝。出去后，她说要解个溲，就到屋后砖头堆里去了。我等了好一会儿，她才脸色刹白地走出来。她这一死，我才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头……。”

这事有些蹊跷！余芳听后，便立即去告诉了曹华源。老曹一听，二话没说，立即带人又来到死者家中。

刘富长家的屋后，杂乱无章地堆置着旧木料、破农具和碎砖烂瓦。一股霉腐味儿和不知从哪里来的骚腥气直扑鼻腔。老曹他们仔细地查寻着。姜伟民揭开一块瓦片，不觉眼前一亮，一个贴着“脑灵素”标签的瓶子正躺在那里！他用带着手套的右手拧开瓶盖，里面大约还有十毫升液体，他嗅了嗅，不禁皱起了眉头：他闻到了一股强烈辛辣刺鼻的有机磷农药气味！

4 死者被埋掉，一切似乎又趋于正常

刑警队办公室里正在进行着案情分析会。法医姜伟民摊开勘查记录，汇报尸检结果后，余芳首先谈了自己对此案的看法。她认为，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推断，齐玉兰很可能死于自杀，理由是：一，这种药物气味很浓，极易被人察觉；二，死者尸表无暴力性损伤，说明没有人对她实施强制性的逼喝；三，刘莲粉证实，死者那天早上拿过一个药水瓶，并到其屋后砖堆处呆了很长时间，而后来老曹他们确实在砖堆处找到了那个药瓶，内装的药液和死者胃溶物中含有的有机磷农药一致，这说明死者是在上城之前已吞服了毒药。此

外，死者在死亡当天曾对其好友刘莲粉多次流露出厌世的念头……

待余芳谈完自己的看法后，玉鲁提出了疑问：“齐玉兰事先服下药味较浓的农药，难道刘莲粉就没有觉察出来吗？她俩同骑一车，应该闻得出来嘛！”

“这很清楚。齐玉兰那天用棉袄蒙着头部，又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迎面而来的风使药味向后飘逸，刘无法闻到。到了物交会场后，那里人流滚滚，各种气味混杂，她也不会觉察出来的。”一个侦察员说道。

由于没有别的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足以证明齐玉兰是属于他杀，会议认为：刘莲粉已无必要再留到局里作进一步询问，让其立即回家，免得家人挂念；迅速通知死者家属料理后事；在上述工作进行之前，为了下一步工作的需要，技术人员要取下死者和刘莲粉的十指指纹，作为资料保存起来。

11月28日上午，天气异常寒冷。余刘村东北角的一块茅草地里，装殓齐玉兰尸体的棺木随着极度悲怆的哭声，慢慢地被撒落的泥土埋设在墓穴里。由她的暴死而引起的各种猜测、传言和议论，随着死者的埋葬，在人们的头脑中渐渐被淡忘了，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5 他总觉得问题并未了结

日历一页页撕下，时间在慢慢逝去。几天来，曹华源不知因为啥，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踏实。他反复思考着这样的问题：齐玉兰到底为什么要服毒自杀？

难道仅仅因为那些生活琐事引起的吗？她如果真的在家

就喝下毒药，为什么在赶会时还要购买打面机上用的罗底和门上的保险铁链锁？又何必为孩子买下软糖呢？她还是热爱生活的嘛！还有，根据齐玉兰娘家人反映，齐在赶会路过娘家门时，还欢欢喜喜地答应赶完会回家中玩几天，这又说明了什么？想到这里，曹华源猛地打了个激灵：看来，齐玉兰之死并没有那样简单！

老曹背剪着双臂在室内踱来踱去。由于精力高度集中，那颗已快燃尽的烟头烘烤着他的手指头，他竟没有反应。他的脑际里迅疾出现了“他杀”两个字眼。嗯，那个报案的姑娘刘莲粉，只有19岁的小小年纪，却是那样镇定自若，诉说情况就像背熟的故事一样，这不对头。难道她就是谋害齐玉兰的凶手？可是，她又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呢？奸情！老曹反复在头脑里演绎推理这个字眼后，不觉自嘲似地笑了：她只有19岁，豆蔻年华，娇艳鲜嫩，而刘富长已近不惑之年，她怎能会如此死心踏地去爱上他？！况且，刘莲粉已经与他人订婚，不日就做新娘，怎能会荒唐地冒此大险呢？那么凶手是刘富长？曹华源反复把调查得来的情况想了想，又摇摇头：他们夫妻关系尚好，也没有发现刘富长与别的女人拉拉扯扯的情况，再说，齐玉兰匆匆外出，没有在家吃早饭，他又如何投毒的呢？

老曹思索着，解析着，脑子变得混浊一团，思路转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那么还是自杀！可是，一想到这里，老曹又有些不甘心，先前的那些疑点又纷纷攘攘挤进了他的大脑。他叫来了曾玉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玉鲁一听，立刻激动起来：“指导员，咱们完全想到一块儿了！”这位即将毕业的中国刑警学院刑侦专业的函授生，此时显得老练

起来，“我认为，这起案子的焦点在于齐玉兰究竟是在哪里喝下去的毒药，在家？还是在县城？我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3911型农药属剧毒类药物，一般在喝下半小时左右开始出现中毒症状，2~5小时即死亡。齐玉兰是当天下午三时左右死的，而刘莲粉的证词中明确说是中午12点左右在县城吃饭。这就排除了刘富长投毒的可能，也排除了齐玉兰在家时就喝下毒药的可能。我觉得，那个刘莲粉很可疑……”曹华源一把抓着玉鲁的手：“小曾，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书没让你白读！你去把从齐玉兰屋后提取的那个‘脑灵素’药瓶处理一下。”曹华源急急地吩咐完，便风风火火地要了一辆吉普车，朝地区公安处驶去……

驻马店地区公安处负责刑侦工作的副处长戴国文认真听取完老曹的情况汇报之后，点燃了一支香烟，在室内缓缓地踱了几步，然后扫视了在座的同志们一眼，神色庄重地对老曹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齐玉兰的死决不是简单的自杀，究竟谁是凶手，当然是看最后的调查结果。不过，我认为，如果一个既有药物来源又具备投毒时间、并且又和刘富长有奸情关系的人，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是谋害齐玉兰的凶手，我建议你们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

6 神秘的小饭馆风波

初冬的夜9点已经很冷，几颗寒星从天穹的云隙中发出微弱的光亮。曹华源带着余芳走出县公安局大门，朝几百米外的县服务楼方向走去。那里有一片空旷的广场，四周分布着几十家大小饭店，县物资交流大会就是在那里举办的。

11时左右，他俩走进了第五家饭馆。店主名叫石富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里面坐！”石富根看见两个身着警服的公安人员进来，忙趋前问道：“请问要吃点啥？”

老曹笑着摆摆手说：“不要啥。你是这儿的店主？”

“是的。”

“我们想了解一件事。11月25日物交会那天，你们这儿有没有发现食物中毒的情况？”

石富根听完这句话，神情顿时紧张起来，嘴里喃喃自语：“果然来查了。”

“不要急，有什么就说什么，实事求是。”曹华刚劝慰他说。

石富根沉吟了良久，才惴惴不安道：“说出来，你们不会罚我的款吧？”

“真有意思，怎么会牵涉到罚款呢？”余芳不禁笑了起来，“这不关罚款的事，我们只想知道我们所问问题的结果，你放心说好了。”

“如果是这样，那我就给你们说一件蹊跷事吧，我心里一直害怕着呢。”石富根搬了个凳子，坐在老曹身边说了起来：

……11月25日中午12点左右，一个妇女和一个年轻的姑娘进店要吃素面条。饭快做好时，那名妇女出去买油条。等她买好回来，两碗面条早已端到了她俩坐的桌子上，那个年轻的姑娘刚端起碗没几分钟，突然大声吵嚷着说自己碗里的面条有药味儿，要求退饭。她气呼呼地说：“你们想坑害人呀！要是我们吃出问题，俺们非到公安局和防疫站告你们不

成！”

她这一闹，弄得整个饭馆里乱成了一片。和她一起来的那个年龄较大的妇女看样子象个宽厚人，她对那个姑娘说：

“莲粉，怎么会有药味儿呢，我这碗就没有！”“不相信你尝尝！”那妇女就喝了一口汤：“嗯，有点，味不大。”“你再喝口尝尝！”那姑娘好象很生气，又对那名妇女说，于是那妇女又连着喝了两口，咂咂嘴说，“是有药味！咱们不吃了！”那姑娘听后退掉了钱，便拉起那妇女匆匆走了。

她们走后，石富根感到奇怪：这怪味儿是从哪儿来的？他弯腰在屋里搜寻起来，猛然在桌下看到一团粉红色的卫生纸。他捡起一摸，里面好象有个硬物体，抖开一看，是一个粉状青霉素针剂小瓶子，里面还有几滴液水。他闻了闻，一股农药味直冲鼻腔！他想一定是平时得罪了哪个混小子，想给俺栽赃哩！他怕那两个女顾客果真出了事或是告他，便把这个小药瓶藏了起来……

说到这里，石富根站起来走到屋角，从墙缝里拿出那个药瓶交给了曹华源。

回去的路上，老曹问余芳：“你的看法如何？”

“从时间上推算，石富根的饭馆就是投毒地点！齐在12点左右服下毒药，下午3时左右死亡，这与3911的药性相符合。不过，我有点不明白，刘莲粉为什么不将药倒进齐玉兰的碗里？”余芳说。

“这正是她的精明之处。第一，她清楚3911这种农药气味浓，如果倒进齐玉兰的碗里，一旦齐玉兰闻到气味不对头，可能不吃，弄得不好还会暴露出自己的心计；第二，她已经完全掌握了齐玉兰的性格和脾气，自己一闹，齐玉兰肯定会

劝阻，到时再趁机让她尝几口。而这种农药药性很强，只有几滴原液，就会让人送命。”

“好个狠毒狡猾的东西！”余芳不由骂出声来。

7 他把刘莲粉家里的

东西砸了个稀巴烂

技术室里，曾玉鲁把那个“脑灵素”瓶子放到显微镜下，倒入一种特殊的黑色液体，然后细致地观察起来。20分钟后，他的神经紧绷起来：一枚模糊不清的指纹摄入玉鲁的眼底！他急忙备好照相机，想拍摄下来，但这圆柱型的瓶体在灯光下闪烁着高光亮点。玉鲁不厌其烦地变换着灯光，选择着最佳拍摄角度，在失败了几十次之后，他终于成功地获得了一张理想的指纹照片。他又迅速找出齐玉兰和刘莲粉的指纹资料比对起来，片刻之后，玉鲁猛地站起身，潇洒地打了个响指，随即冲出房门，朝刑警队办公室奔去。他推开房门一看，曹华源不在里面。他刚要转身出门，却见刘莲粉红肿着双眼站在门外。

“有什么事吗？”

“俺来给你们汇报个事，你给俺评评理，”她话没说完，泪水已涌出了眼眶，“昨天上午，刘富长气势汹汹地闯进俺家，一边恶言辱骂俺，一边不由分说地操起木棍，把俺家的锅碗瓢盆砸了个稀巴烂。末了，他对俺说，‘俺孩他娘给你一起进城，回来就死了，一定是你害的！你得给我做老婆！’俺娘一听，忙上前与他讲理，谁知这家伙一听我娘不同意，操起菜刀就扑过来要砍俺弟弟。俺忙上前去拦，被刘富长砍